

### 多情最数王怜花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白的上铺,我就是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上世纪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人情。小蔡普通话很差,头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像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了,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1967



名人博客

新浪网博客频道

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威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对着窗户朗诵道:“不

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

《江湖外史》的村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孔庆东/文(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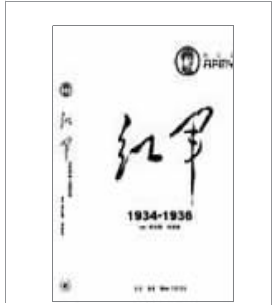
### 大搬家

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每天都传来“做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默默而焦急地准备着。杨成武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用了一个星期来研究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问题。他们还按照命令招收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把枪支弹药、草鞋和粮食准备好,为了防空袭,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就这样整装待命了好几天。

红军长征虽然是一次被动的而且目标随时改变的战略突围,但却并不完全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出发之前,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做准备。

1934年5月14日,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5月至7月招收新红军5万名。幸好当地农民对参加红军非常踊跃,到6月底,实际完成的人数达62269名,短短时间就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任务。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紧急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这次却太仓促了,到9月27日止,实际只完成了18204名。这些新兵后来被分到各师团,紧急进行军事训练。

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战备,还有各种物资,最高领导似乎要把这次转移视为一次大搬家。把整个红色苏维埃搬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部队叫中央教导师,是专门负责转移期间中央机关的保卫和重要物件的运输任务的,另外还从农村征调了5千名挑夫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这几千名挑夫将要挑起苏



纪实文学

师永刚 刘琼雄 著

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维埃共和国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模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这些东西中的大件后来都在湘江和赤水河边扔掉了,并没有带到陕北。

红军在路上要吃的粮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月2日和27日曾有两个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

### 高考之后

钟庆东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高二下半年的期末考试,钟庆东的文化课平均成绩第一次不及格。这对钟庆东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他的志向是将来报考美术学院,单凭专业课成绩优秀而文化课不及格,是过不了关的。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春天总是会复苏一些东西,比如罗小云前年和去年春天穿的那件水红色夹克式风衣,如今她又穿上了。钟庆东有时候独自冷静地想一想,他觉得以罗小云的性格和素质,也许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要对呆在这个人身边的时光那么重视与渴望,他不想牺牲自己的学业,继续在她身上浪费巨大时光和精力了。说到底,他将来考不上美术学院,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而在罗小云身上得到的所谓乐趣,只不过是精神上一种虚妄的东西罢了。不过他这种想法往往持续没多久,罗小云一旦出现在他面前,打破他心灵独处的宁静时,他就立刻被罗小云的一颦一笑给吸引了。

毕业时间竟然说到就到。离毕业的七月还差两个半月,也就是四月中旬,钟庆东就已经离开母校了,他和他的有志于报考美术学院的一些同学不得不辗转于省城和省内第二大城市之间,进行紧张的考前培训和接踵而来的专业课考试。与此同时,留在班级里的罗小云和其他几位同学(是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美术感兴趣),则开始了文化课的紧张复习,准备冲刺常规型的综合性大学。不久,考试成绩下来了,钟庆东以美



都市小说

于晓威 著

收获杂志社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术成绩八分之差、文化课成绩二十二分之差惨烈败北,而罗小云,以总成绩仅比录取线高出零点五分的惊险分数幸运地考取了外地一所大专院校的冶金专业。

钟庆东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感受到了人生的巨大凄凉和现实的极度荒诞,这是他从来没遇到过的。他觉得生活在他面前慢慢关上了一扇门。他没想到自己的考试成绩会这么差。如果说,他的文化课成绩低劣尚可原有,而专业课没过简直就是对

他一次无情的嘲讽!是啊,他三年来都干了些什么?他什么也没干。他知道为他营造这一切幻象的不是别人,正是罗小云。而罗小云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她为她的观赏者布置了这么多的美景,自己竟然没有为此耗费多少力气,何止是没有耗费力气,她简直就是从中得到了力气,增加了生命的乐趣和学习的自信,促成了她今天的成功。

钟庆东感觉罗小云真正离他远去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她考上了一所大学,哪怕那所大学默默无闻,可也同他成为两个天地!如果说,钟庆东以前觉得罗小云高高在上、不可亲近而使得他处处退缩规避是正常的话,那么现在,他自惭形秽而不敢同她说话就更是正常的了。

尤其是,下午就要举行毕业告别会,中午放学的时候,钟庆东眼儿看着别的班级的一位男生,旁若无人地跳着坐上罗小云骑着自行车后座,露出亲昵的表示,罗小云大惊小怪地说:“哎哟,不会载人啊!”

她的自行车在马路歪歪扭扭地移动着,可那个喜欢罗小云的男生并不下来,他虽然皮厚,可是长得算得上英俊,并且,罗小云的自行车也终究没倒下,他们就那样歪歪扭扭消失在后面涌上的车流中,消失在钟庆东的视线里。

这幅图景给了钟庆东一个深刻的刺激。他的耳边回荡着罗小云刚才大惊小怪的话语,在他看来,那是典型的罗小云式的撒娇。钟庆东猛然领悟,也许,罗小云早就与那个男生偷偷好了呢!这个想法促使钟庆东做出了一个连他都感到意外和吃惊的举动:下午的毕业告别会,他干脆就不参加了。

### 张宅地下室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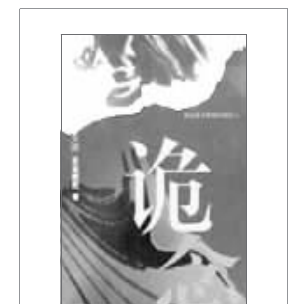
为了掩盖张宅失火的现场,平凉百姓连夜用土埋了旧址,只说是前些日子大雨连连,山土松弛造成罕见泥石流。张德方祖宅本就是挨着山坡建着,这说法倒也合情合理。平凉百姓的众口一词,张宅被毁之事就此不了了之了。

然而,当天晚上,挨着张德方祖宅的平凉人家总能听到阴恻恻的哭泣声,一整夜一整夜地哭,直哭得人心寒身颤。接着有人经过张宅附近时,莫名其妙地发疯尖叫,一头撞在树上。第二天晚上,其中一个邻居被哭声弄得精神错乱,砍死了全家人,然后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一系列事情,再次搅得平凉人心惶惶。人人皆认为:张盈生前是个恶魔,死后化成了厉鬼。

以前张盈活着,还是个实体,可以看到,还可以想办法对付。如今她无影无形,如何对付?不得已,张宅附近的人家纷纷搬走,再无人从那里往来,镇东于是成了荒地。

过了几年,原来张宅旧址慢慢地变成了个大山坡。人们以为为威胁已除,无意经过,照样死的死,疯的疯,伤的伤。于是族长出面立下警告牌,并告诫全镇百姓天黑前下山,不可进入该地。一晃几十年,老人们都对当时发生的事守口如瓶,后生晚辈也就不知道平凉曾有如此诡异往事。张宅旧址上长出了树木、青竹,因为地处偏僻,少有人迹。

随后的岁月平安无事,老人们相信张盈应该已烟消云散了。一直到两年前,平凉与外界通了隧道,外人发现了这里的美,大量地涌入。包括段瑜与白铃。他们俩上演的杀人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的心理学的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案,再度将平凉老人们带回了旧日噩梦,原来张盈一直在,不肯消亡。

现在尘封四十多年的往事终于重现太阳底下,我也颇为感叹,细细想来,这前因这后果真不是简简单单的对错就可以概括的。

平凉老人们不肯说出张宅的位置,一是为了避免有人去那里继续发生惨案,二是因为内心害怕张盈,有心回避。当段瑜杀人案轰动平凉时,四十多年的噩梦再次笼罩平凉古镇。但是,有些秘密,只有挖

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计划”。7月22日,又决定发动借谷60万担的运动。这些数字如果平摊给8万红军,平均每人都有10担。

地方对红军的支持几乎是全民动员。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000余担。”以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三个县为例,当时就完成借谷任务67717担,比原计划的59000担超额完成8000余担;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十天的口粮,把秋收时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转移,因此还需装备大量的武器弹药。为了满足需要,苏区政府临时扩大生产,并动员人们将留存的或拾到的子弹、弹壳、铜、铁等作价卖给政府,以做武器生产的原料。这些收购都有数据: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间,共收到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万发。

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上统统运往兵工厂加工,而所有红军的各兵工厂和军服厂都在加班突击生产。

还有药品,中央外贸总局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了价值10万圆的中西药品。中央财政部委突击筹款150万元,还将过去保存的“秘密金库”的储备金全部取出,以备军用。

不管是仓促还是准备充足,这都是一次把整个苏维埃挑在肩上的大搬迁。毛泽东后来形容:“就像大搬家一样。”而埃德加·斯诺则浪漫地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开张宅才能明白。比如说白铃的尸体究竟在哪里?张宅地下室里究竟潜藏着什么秘密?

依仗段先生的金钱与关系,一个小时后,挖掘工作很顺利地展开了。百来号外地民工挤进了镇东的斜坡,裸着膀子挥舞着锄头铁镐,场景热火朝天。

刚开始不久,有个民工扬着一本黑皮本子大叫:“捡到一个本子。”

那本子自然是交到我手里,是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黑色真皮封面受潮又受日晒,裂缝交错,上面沾着青草碎末和泥土,散发着淡淡的腥味。我翻开,扉页里夹了张照片,我试着抽出,发现它已粘在上面了。是一张黑白照,照片泛黄起毛边了,照片上的画面被雨水泡烂了,很模糊。从露在外面的半张照片,大概可以看到一幢老房子,房子后面是绵绵的青山。这景致似曾相识。我拿着它比画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照片上的房子就是张德方的祖宅,可惜上面的人物已经看不到了。

我疑惑地看着手中的笔记本,日晒雨淋的痕迹,说明这本子掉在这里已有些时日了。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会有张宅的旧照片?笔记本里的纸张差不多都粘到一块儿,不过第一页还是清晰可见。第一页上日期一栏写着2003年5月13日,正文是一大段英文,大致意思如下:今天翻看爷爷旧时工作笔记,掉出一张旧照片,看样子应该就是爷爷笔记里频繁提到的张德方先生与他的女儿张盈吧。那位张盈还活着吗?算起来,她应该有七十来岁了……

工地上忽然起了一阵嘈杂声,我合上笔记问:“怎么了?”